



一份禮物

文・圖／黃明祐

我出生在民國60年代，當時棒球已是家喻戶曉的運動，但在場地取得不易、球具等消耗品所費不貲的情況下，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。我是在上了國中以後，父執輩和一群社會人士組了一支社區球隊，加上家裡生意周日不營業，這才真正打起棒球。

要說棒球對我的人生有什麼影響，我想多得可以像小孩子拆聖誕節禮物般驚喜連連，而能進入臺大棒球隊，就像是打開了其中最有價值的禮物一樣。

任何一種運動都有其令人著迷之處，棒球更是如此，從「團隊合作的藝術」、「衝向下一個壘包的企圖心」、到「球是圓的，未到最後一個人勝負未定」等…，讓人愛上棒球的原因不可勝數。

只是喜歡打球

1995年考進臺大農化系，一入學就十分關注臺大棒球隊招生訊息，那次應考的有上百



2014年3月參加校友會海外球場巡禮，至日本大阪巨蛋比賽後全隊留影（左2）。

目前定居美國，除了棒球，亦熱愛飛行，想和球一樣飛得又高又遠。



人，只錄取10來個。一般說來，大一是在撿球、擦球和一些基礎練習中渡過，一年後留下來的約莫就5個人。現在回想，有點驚訝自己當初會留下來，由於身高不高、體型又瘦弱，常被學長戲稱為小馬聯盟（美國少棒）的選手，也由於接觸的時間較晚，基本動作不紮實，經常發生”火車過山洞”（棒球中比喻球從手套下方、兩腿之間漏過）。臺大棒球隊沒有體保生，但在康正男老師的帶領下，訓練有素，大專乙組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，實在看不出如何讓自己對球隊有貢獻，但單純就是喜歡打球，也就傻傻的留下來。

撿石頭的野手

大二終於有機會上場，守備位置也固定下來。球隊例行在周六練球，另外有寒暑訓，要投入蠻多時間，因為喜歡打球，當然無所謂，但校園生活還有許多其他人事物也要平衡一下，大家可能聽過，大學必修4學分為社團、戀愛、打工和學業。如何在球隊、女友（也是後來的老婆）、打工和學業之間分配比重，永遠是一件很頭疼的事。依照上面的排序，大概能看出我的比重，棒球永遠是首選，戀愛其次，打工第三，學業只能靠邊站了（大二轉到經濟系）。也因此我一直很佩服能夠打好球、書也唸得好的學長。

我守的是內野，以三壘為主，每次練習前，野手要先整理場地，把內野一些小石頭撿出去，以避免發生不規則彈跳，每次撿的時候總覺得怎麼撿也撿不完（場地確實不太好），但每次撿幾顆，心中又會踏實許多。人和人相處也是如此，有時吵嘴，也是磨合，把心中小石頭丟一丟，雖然有幾次被不規則彈跳打破鏡片或命中要害，疼得趴在地上打滾，但經過這段撿石頭的過程，彼此相處也越來越成熟。尤其在工作之後，社團變成嗜好，女友變成妻子，



2009年12月參加校友會海外球場巡禮，至日本橫濱球場比賽，上場打擊。



打工變成工作，學業變成學問，一樣得在這中間找到平衡點。所以，提早練習妥善安排時間，讓家庭成員體諒或支持你的興趣，絕對會是件美事。

世界有這麼大

大三球季結束時，很遺憾沒有如前幾屆學長拿到大專盃冠軍，但也取得省長盃冠軍、大專盃第三名成績，球隊戰力仍在一定水準。那年中日交流協會舉辦了臺中日聯賽，有臺大、日本東京大學，香港和地主上海的兩所大學參賽，旅費自付，自由參加，對許多人來說第一次有機會到大陸，參加人數頗為踴躍，不料，這竟是一場惡夢的開始。上海隊成員應是體保生組成，輸贏也就沒那麼看重。面對東大時（沒有體保生，在日本6大學中少勝多敗），將士用命，希望至少能打得糾纏一點，但也大比分落敗。我在場邊時心想，為什麼他們的基本動作那麼好，處理彈跳那麼紮實，難道他們的內野場地比我們更差？石頭更多？不規則彈跳更多？

其實正好相反，日本球場完善，數量多，基層棒球人才濟濟，很自然平均水準在我們之上，這次的交流是一次很好的經驗，想讓自己變強，只有跟比你更強的人在一起。當世界變得扁平，競爭者來自各角落，不能只在臺灣領先，即使這條路困難重重，也要想辦法在國際上領先。因此，後來我找工作時，排除困難挑戰在海外工作，先後在美國洛杉磯以及上海各待了幾年，累積一些經驗。

棒球隊的禮物

畢業後偶爾還會回學校打球，一年一度的校友賽傳統持續了好多年。有鑑於棒球隊已有數十屆，在趙慶隆學長（1988法律）熱心奔走之下，正式成立了臺大棒球校友隊，經費自由捐助。並且由臺大登高一呼，與各大專院校共同成立了校友聯盟，於周末定期安排比賽，作為畢業校友一個持續運動、聯絡感情的平台。同時，也建立了回饋母校的機制，和現役球員保持良好互動，傳承臺大棒球精神。對於平時工作繁忙的校友來說，任何職棒比賽也不比看到臺大學弟在大專聯賽中取得佳績來得振奮。

不論是打球、工作或人生，保持最初的熱情、獲得家人的支持、鞭策自己提高水準、以及懂得感恩回饋，這是臺大棒球隊給我的禮物，將影響我一輩子。也期許校隊能繼續替臺大爭光，校友隊以球會友、傳承並回饋，為提升臺灣的棒運奉獻一點心力。 [圖文]